

明

史

冊
三

明史卷二百四十六

列傳第一百三十四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滿朝薦

侯震暘

倪思輝

朱欽相

王心一

王允成

李希孔

毛士龍

江秉謙

滿朝薦字震東麻陽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授咸寧知縣有廉能聲稅監梁永縱其下劫諸生橐朝薦捕治之永怒劾其擅刑稅役詔鐫一官大學士沈鯉等論救不聽會巡撫顧其志極論永貪殘狀乃復朝薦官奪俸一歲無何永遣人壘巡按御史余懋衡事覺朝薦捕獲其人永懼率衆擐甲入縣庭吏卒早爲備無所掠而去城中數夜驚言永反或謂永宜自明永遂下教自白不反狀然蓄甲者數百而朝薦助懋衡操之急諸惡黨多亡去朝薦追之渭南頗有所格傷永懼使使繫書髮中入都訟朝薦劫上供物殺數人投屍河中帝震怒立遣使逮治時三十五年七月也既至下詔獄搒掠遂長繫中外論救自大學士朱賡逮治時三十五年七月也既至下詔獄搒掠遂長繫中外論救自大學士朱賡

以下百十疏最後四十一年秋萬壽節將屆用大學士葉向高請乃與王邦才
卞孔時並釋歸光宗立起南京刑部郎中再遷尚寶卿天啓二年遼東地盡失
海內多故而廷臣方植黨逞浮議朝薦深慮之疏陳時事十可憂七可怪語極
危切尋進太僕少卿復上疏曰比者風霆晦星月晝見太白經天四月震六
月冰山東地震畿內靈潦天地之變極矣四川則奢崇明叛貴川則安邦彥叛
山東則徐鴻儒亂民人之變極矣而朝廷政令乃顛倒日甚一乞骸耳周嘉謨
劉一燝顧命之元老以中讒去孫慎行守禮之宗伯以封典去王紀執法如山
之司寇以平反去皆漠不顧惜獨惄惄於三十疏劾之沈淮卽去而猶加異數
焉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建言耳倪思輝朱欽相等之削籍已重籍口之嗟周
朝瑞惠世揚等之拂衣又中一網之計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邊筭耳西部索
百萬之貲邊臣猶慮其未飽健兒乞鎰銖之餉度支尚謂其過奢祖宗朝有是
顛倒乎一棄城耳多年議確之犯或以庇厚而緩求旬日矜疑之輩反以妬深
而苛督祖宗朝有是顛倒乎一緝奸耳正罪自有常律平反原無濫條遼陽之

禍起於袁應泰之大納降人降人盡占居民婦女故遼民發憤招敵攻城事發倉卒未聞有何人獻送之說也廣寧之變起於王化貞之誤信西部取餉金以啖插而不給卒伍以故人心離散敵兵過河又不聞西部策應遂至手足無措抱頭鼠竄亦事發倉卒未聞有何人獻送之說也深求奸細不過爲化貞卸罪地耳王紀不欲殺人媚人反致削籍祖宗朝有是顛倒乎若夫閣臣之職在主持清議今章疏有妬才壞政者非惟不斥也輕則兩可重則竟行其言矣有殛奸報國者非惟不納也輕則見讓重則遞加黜罰矣尤有恨者沈淮賄盧受得進及受敗又交通跋扈之奄以樹威振瑾儕裂之禍皆灌作俑而放流不加他若戚畹豈不當檢何至以閣寺之讒斃其三僕三宮分有常尊何至以傾國之昵僭逼母儀此皆顛倒之甚者也顧成於陛下者什之一二成於當事大臣者十之八九臣誠不忍見神州陸沈祈陛下終覽臣疏與閣部大臣更絃易轍悉軌祖宗舊章臣卽從逢干於地下猶生之年旣奏魏忠賢激帝怒降旨切責褫職爲民大學士向高申救甚力帝不納已忠賢黨撰東林同志錄朝薦與焉竟

不復用崇禎二年薦起故官未上卒

江秉謙字兆豫歙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除鄞縣知縣用廉能徵擬授御史久不得命以葬親歸光宗立命始下入臺侃侃言事天啓元年首陳君臣虛己奉公之道規切甚至戶部尚書李汝華建議興屯請專遣御史三年課績所墾足抵年例餉銀卽擢京卿秉謙力駁其謬因言汝華戶素宜亟罷汝華疏辨秉謙再劾之瀋陽旣失朝士多思熊廷弼而給事中郭鞏獨論廷弼喪師悞國請并罪閣臣劉一燝秉謙憤力頌廷弼保守危疆功且曰今廷弼勘覆已明議者猶以一人私情沒天下公論寧壞朝廷封疆不忘胸中畛域章下廷議會遼陽復失廷弼旋起經略輩坐妄議奪官遂與秉謙爲讎廷弼旣鎮山海議遣使宣諭朝鮮發兵牽制副使梁之垣請行廷弼喜請付二十萬金爲軍貲兵部尚書張鶴鳴不予秉謙抗疏爭鶴鳴怒力詆秉謙朋黨秉謙疏辨帝不罪鶴鳴旣抑廷弼專庇巡撫王化貞朝士多附會之帝以經撫不和詔廷臣議秉謙言陛下再起廷弼委以重寄曰疆場事不從中制乃數月以來廷弼不得措手足呼號日

聞辨駁踵至執爲詞者曰經撫不和化貞主戰廷弼主守耳夫廷弼非專言守謂守定而後可戰也化貞銳意戰卽戰勝可無事守乎萬一不勝又將何以守此中利害夫人知之乃一則無言不從一則無策不棄豈真不明於戰守之說但從化貞廷弼起見耳陛下旣命廷弼節制三方則三方之進戰退守當一聽其指揮乃化貞欲進則使廷弼從之進欲退則使廷弼隨之退化貞倏進倏退則使廷弼進不知所以戰退不知所以守是化貞有節制廷弼之權而廷弼未嘗有節制三方之權也故今日之事非經撫不和乃好惡經撫者不和非戰守之議論不合乃左右經撫者之議論不合請專責廷弼實圖戰守末譏首輔葉向高兩可含糊勢必兩可掣肘安能責成功語極切至後朝議方撤廷弼而化貞已棄廣寧遁秉謙益憤以職方郎耿如杞附和鶴鳴力助化貞排廷弼致封疆喪失連疏攻之并援世宗戮丁汝夔故事乞亟寘鶴鳴於法帝以鶴鳴方行邊不當輕詆奪秉謙俸半歲如杞不問秉謙復上疏言鶴鳴一入中樞初不過鹵莽而無遠識旣乃至兇狠而動殺機明知西部間譖俱虛戰守參差難合

乃顧自欺以欺朝廷何處有機會而曰機會可乘何日渡河而曰渡河必勝既欲驅經略以出關而不肯付經略以節制既欲置廷弼於廣寧而未嘗移化貞於何地破壞封疆之罪可置弗問哉且化貞先棄地先逃猶曰功罪相半卽此一言縱寸斬鶴鳴不足贖其欺君悞國罪乃猶敢哆口定他人罪案耶當是時大學士沈淮潛結中官劉朝乳媼客氏募兵入禁中與內操給事中惠世揚周朝瑞等十二人再疏力攻秉謙與焉并詆朝及客氏內外胥怨遂假劾鶴鳴疏出秉謙於外無何郭鞏召還交通魏忠賢力沮秉謙是冬皇子生言官被謫者悉召還獨秉謙不與家居四年聞忠賢益亂政憂憤卒居數月忠賢黨御史卓邁追劾秉謙保護廷弼遂削籍崇禎初復官

侯震暘字得一嘉定人祖堯封監察御史忤大學士張居正外轉累官至福建右參政有廉直聲震暘舉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行人天啓初擢吏科給事中是時保姆奉聖夫人客氏方擅寵與魏忠賢及大學士沈淮相表裏勢燄張甚旣遣出宮熹宗思念流涕至日旰不御食遂宣諭復入震暘疏言宮闈禁地姦

瑞羣小睥睨其側內外鉤連借叢燭竈有不忍言者王聖寵而煽江京李閏之奸趙燒寵而構曹節皇甫之變久歷里婦何堪數昵至尊哉不省會遼事棘經略熊廷弼巡撫王化貞相牴牾兵部尙書張鶴鳴右化貞議者遂欲移廷弼與化貞畫地任事震暘逆知其必敗疏言事勢至此陛下宜遣問經臣果能加意訓練則進止遲速不從中制雖撤撫臣一以付之無不可者如不然則督其條晰陳奏以聽吏議撫拾殘局專任化貞此一說也不則移廷弼密雲而出本兵爲經略鶴鳴素慷慨自命與其事敗同罪不若挺身報國此又一說也不則遂以經略授化貞擇沈深有謀者代任巡撫以資後勁此又一說也不則直移廷弼於登萊終其三方布置之策與化貞相犄角此又一說也若復遷延猶豫必備國事疏上方有旨集議而

大清兵已破廣寧矣化貞廷弼相率入關門猶數奉溫旨責以戴罪立功震暘大憤懣再疏言臣言不幸驗矣爲今日計論法不論情河西未壞以前舉朝所惜者什七在化貞今不能爲化貞惜也河西旣壞以後舉朝所寬者什九在廷

弼今亦不能爲廷弼寬也策撫臣者謂宜責令還赴廣寧聯屬西部然而廩庫已竭其能赤手效包胥乎策經臣者謂宜仍責守關然所謂守者將如廷弼前議三十萬兵數十萬餉以圖後效乎抑止令率殘卒出關外姑示不殺乎凡此無一可者及今不定逃臣之律殘疆其奚賴焉其後治失事罪蓋略如震陽疏云已遂劾大學士沈淮結納奉聖夫人及諸中官爲朋黨具發其構殺故監王安狀忠賢卽日傳旨謫震陽震陽陛辭復上田賦河渠二議以逐臣不當建議再鐫二級以歸震陽在垣八月章奏凡數十上崇禎初召復故官震陽已前卒因其子主事峒曾請特贈太常少卿方震陽之論客氏也給事中祁門倪思輝臨川朱欽相疏繼之帝大恚並貶三官大學士劉一燝尙書周嘉謨等交章論救皆不納御史吳縣王心一言之尤切帝怒貶官如之心一同官龍谿馬鳴起復抗疏諫且言客氏大不可留帝議加重譴用一燝等言奪俸一年先是元年正月客氏未出宮詔給土田二十頃爲護墳香火賞又詔魏進忠侍衛有功待陵工告竣並行敘錄心一抗疏言陛下眷念二人加給土田明示優錄恐東征

將士聞而解體況梓宮未殯先念保姆之香火陵工未成強入奄侍之勤勞於
理爲不順於情爲失宜不報至是與思輝欽相並貶廷臣請召還者十餘疏皇
子生詔思輝欽相心一鳴起並復故官欽相尋擢太僕少卿楊漣旣劾魏忠賢
欽相亦抗疏極論五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討賊楊六蔡三鍾六等有功
旋以忤忠賢除名思輝崇禎時終南京督儲尚書心一終刑部侍郎鳴起終南
京右都御史

王允成字述文澤州人萬曆中舉於鄉除獲鹿知縣以治行異等徵授南京御
史時甲科勢重乙科多卑下之允成體貌魁梧才氣廳發欲凌甲科出其上首
疏論遼左失事諸臣請正刑辟熹宗卽位廷臣方爭論梃擊移宮事而帝降兩
諭罪選侍因言移宮後相安狀大學士方從哲封還上諭允成陳保治十事中
言張差闡宮說者謂瘋癲青宮豈發瘋之地龐保劉成豈並瘋之人言念及此
可爲寒心今鄭氏四十年之恩威猶在卵翼心腹實繁有徒陛下當思所以防
之比者聖諭多從中出當則開燬籠之端不當而臣下爭執必成反汗之勢孰

若事無大小盡歸內閣至元輔方從哲屢劾不去陛下於選侍移宮後發一敕諭不過如常人表明心跡耳從哲輒封還夫封后之命都督之命貶謫周朝瑞之命何皆不封還司馬昭之心路人知之矣姚宗文閱視遼左與熊廷弼相失歸而鼓同列攻之允成惡其奸再疏論列天啓元年疏請卹先朝直臣列楊天民等三十六人以上帝納之俄陳任輔弼擇經略慎中樞專大帥更戎政嚴賞罰數事未言方今最可慮者陛下孤立禁中先朝怙權恃寵諸奄與今日左右近習互相忌嫉恐乘機肆毒彼此相戕夫防護禁庭責在內閣及司禮務令潛消默化俾聖躬與皇弟並得高枕無憂斯爲根本至計時聽其言已劾刑部尙書黃克纘倡言保護選侍貽悞賈繼春又曲庇盜寶內侍至辨御史焦源溥綱常一疏刺謬特甚已極論內降及留中之害未復規切閣部大臣忤旨停俸給事中毛士龍劾府丞邵輔忠允成亦偕同官李希孔斥輔忠已極言綱紀廢弛請戒姑息破因循指斥時事甚悉當是時中貴劉朝魏進忠與乳媼客氏相倚爲奸允成抗疏歷數其罪略言內廷顧命之璫犬食其餘不蒙帷蓋之澤外廷

顧命之老中旨趣出立見田里之收以小馬爲馳騁之貲誰啓盤於遊田之漸
以大臣爲釋忿之地誰啓咈其耆長之心劉朝輩初亦不預外事自沈淮邵輔
忠導之遂恣肆無忌浸假而王心一倪思輝朱欽相斥矣浸假而司空用陪推
矣浸假而中旨用考官矣是易置大臣之權在二豎也近者弄權愈甚逐大臣
如振落王紀滿朝薦並削職爲編氓是驅除大臣之權在二豎也科臣遷改自
有定敘給假推陞往例皆然乃惡周朝瑞之正直忽有不許推用之旨是轉遷
百官之權在一豎也秦藩以小宗繼大宗諸子不得封郡王祖制昭然乃部科
爭之不獲相繼而去是進退諸藩之權在二豎也招權納賄作威二豎弄
權於外客氏主謀於中王振劉瑾之禍將復見今日疏入進忠輩切齒允成復
特疏論秦府濫恩之謬帝終不省三年六月允成又劾進忠進忠益恨明年趙
南星爲吏部知允成賢調之於北未幾南星被逐御史張訥劾南星調允成非
法遂除名後給事中陳維新復劾允成貪險詔撫按提問坐以贓私莊烈帝嗣
位以允成嘗請保護皇弟識其名召復故官未幾卒當天啓初東林方感其主

張聯絡者率在言路尤成居南與北相應和時貴多畏其鋒然諤諤敢言屢犯
近倅其風采足重云李希孔字子鑄三水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
擢南京御史給事中姚宗文閱遼東軍排經略熊廷弼希孔連疏劾之已又糾
宗文阻抑考選以令旨二字抗言繳還遏先帝非常之德泰昌元年冬陳時政
七事天啟改元與允成劾邵輔忠已請宥言官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三年上
折邪議以定兩朝實錄疏言昔鄭氏謀危國本而左袒之者莫彰著於二王並
封之事今秉筆者不謂非也且推其功至與陳平狄仁傑並此其說不可解也
當時並封未有旨輔臣王錫爵蓋先有密疏請也迨旨下禮部而王如堅朱維
京涂一臻王學曾岳元聲顧允成于孔兼等苦口力爭又共責讓錫爵於朝房
於是錫爵始知大義之不可違而天下之不我予隨上疏檢舉而封事停也假
令如堅等不死爭不責讓將並封之事遂以定而予以母貴之說且徐邀定策
國老之勛而乃飾之曰旋命旋引咎事遂以止嗟乎此可爲錫爵諱乎哉且聞
錫爵語人曰王給事中遺悔否以故事關國本諸臣稿項黃馘終錫爵世不復

起不知前代之安劉復唐者誰阨王陵使之不見天日乎曾翦除張柬之桓彥
範等五人而令齋志以沒乎臣所以折邪議者一也其次莫彰於張差闡宮之
事而秉筆者猶謂無罪也且輕其事而列王大臣貢高事爲辭此其說又不可
解也王大臣之徒手而闖至乾清宮門也馮保怨舊輔高拱置刃其袖挾使供
之非實事也張差之梃誰授之而誰使之乎貫高身無完膚而詞不及張赦故
漢高得釋赦不問可與張差之事造謀主使口招歷歷者比乎昔寬處之以全
倫今直筆之以存實以戒後自兩不相妨而奈之何欲諱之且諱之以爲君父
隱可也爲亂賊輩隱則何爲臣所以折邪議者二也至封后遺詔自古未有帝
崩立后者此不過貴妃私人謀假母后之尊以弭罪狀故稱遺詔以要必行奈
何猶稱先志重誣神祖而陰爲阿附傳封者開一面也臣所以折邪議者三也
先帝之令德考終自不宜謂因藥致崩被不美之名而當時在內視病者烏可
於積勞積虛之後投攻尅之劑羣議洶洶方蓄疑慮變之深而遽值先帝升遐
又適有下藥之事安得不痛之恨之疾首頓足而深望之乃討奸者憤激而甚

其詞庇奸者借題以逸其罰君父何人臣子可以僥倖而嘗試乎臣所以折邪
議者四也先帝之繼神廟棄羣臣也兩月之內鼎湖再號陛下子然一身怙恃
無託宮禁深闕狐鼠實繁其於杜漸防微自不得不倍加嚴慎卽不然而以新
天子儼然避正殿讓一先朝宮嬪萬世而下謂如何國體此楊漣等諸臣所以
權衡輕重亟以移宮請也宮已移矣漣等之心事畢矣本未嘗居以爲功何至
反以爲罪而禁錮之擯逐之是誠何心卽選侍久侍先帝生育公主諸臣未必
不力請於陛下加之恩禮今陛下旣安選侍又未嘗不安有何寃抑而汲汲皇
皇爲無病之沈吟臣所以折邪議者五也抑猶有未盡者神祖與先帝所以處
父子骨肉之際仁義孝慈本無可以置喙卽當年母愛子抱外議誼譁然雖有
城社媒孽之奸卒不以易祖訓立長之序則愈足見神祖之明聖與先帝之大
孝何足諱何必諱又何可諱若謂言及鄭氏之過便傷神祖之明則我朝仁廟
監國危疑何嘗爲成祖之累而當時史臣直勒之汗青並未聞有嫌疑之避也
何獨至今而立此一說巧爲奸人脫卸使昔日不能實之罪今日不容著之書

何可訓也今史局開公道明而坐視奸輩陰謀辨言亂義將令三綱紊九法滅
天下止知有私交而不知有君父乞特敕纂修諸臣據事直書無疑無隱則繼
述大孝過於武周而世道人心攸賴之矣詔付史館參酌然其後卒不能改也
已又請出客氏於外請誅崔文昇忌者甚衆指爲東林黨未幾卒官故不與璫
禍毛士龍字伯高宜興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杭州推官熹宗卽位擢刑科
給事中首劾姚宗文閑視乖張楊漣去國抗疏請留天啓改元正月疏論三案
力言孫慎行陸夢龍陸大受何士晉馬德灋王之寀楊漣等有功社稷而魏浚
輩醜正害直之罪帝是之李選侍之移宮也其內豎劉朝田詔劉進忠等五人
以盜貲下刑部獄尙書黃克纘庇之數稱其冤帝不從論死是年五月王安罷
魏進忠用事詔等進重賂令其下李文盛等上疏鳴冤進忠卽傳旨貸死大學
士劉一燝等執奏者再旨下刑科士龍抄參者三旨幾中寢克纘乃陳其冤狀
而請付之熱審進忠不從傳旨立釋士龍憤劾克纘阿旨骯法不可爲大臣且
數朝等罪甚悉由是進忠及諸奄銜士龍次骨進忠廣開告密誣天津廢將陳

天爵交通李承芳逮其一家五十餘人下詔獄士龍卽劾錦衣駱思恭及誣告者罪進忠憾張后抑己誣爲死囚孫二所出布散流言士龍請究治妖言奸黨并主使逆徒進忠益憾至九月士龍劾順天府丞邵輔忠奸貪希孔允成亦劾之輔忠大懼朝等因誘以超擢令攻士龍輔忠遂許士龍官杭州時盜庫納妓進忠從中下其疏尚書周嘉謨等言兩人所訐風聞請寬貸進忠不從削士龍籍輔忠落職閒住進忠後易名忠賢顯盜國柄恨士龍未已四年冬令其私人張訥劾之再命削籍明年三月入之汪文言獄詞謂納李三才賄三千謀起南京吏部下撫按提訊追贓遣戍平陽衛已而輔忠起用驟遷兵部侍郎六年十二月御史劉徽復撫輔忠前奏劾士龍納訪犯萬金下法司逮治士龍知忠賢必殺己夜中踰牆遁其妾不知也謂有司殺之被髮號泣於道有司無如之何士龍乃潛至家載妻子浮太湖以免莊烈帝嗣位忠賢伏誅朝士爲士龍稱冤詔盡赦其罪士龍始詣闕謝恩且陳被陷之故帝憐之命復官致仕竟不召用至崇禎十四年里人周延儒再相始起漕儲副使督蘇松諸郡糧明年冬入爲